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佳話 第九卷 南屏醉跡

佛家之妙，妙在不可思議；尤妙在不可思議中，時露一斑，令人驚驚喜喜，愈可思議；及思議而似有如無，又終歸於不可思議，此佛法所以有靈，而高僧時一出也，西子湖擅東南之秀，仙賢忠節，種種皆有，而三寶門中，豈無一真修之衲，為湖山展眉目？然或安隱於禪，而不顯慧靈之妙；或標榜於詩，而但逞才學之名；至於認空是色，執色皆空，時露前知，偶存異跡，瘋瘋癲癲，透泄靈機，不令如來作西方之蠢漢者，豈易得哉？不意西湖上有一僧，叫做道濟，小變沙門之戒律，大展佛家之圓通；時時指點世人，而世人不悟，只認他作瘋癲，遂叫他作濟癲。誰知他的瘋癲，皆含佛理。就有知他不是凡人，究屬猜疑，終不著濟癲的痛癢。然濟癲的痛癢，多在於一醉；而醉中之聖跡，多在於南屏。故略舉一二，以生西湖之色。原來濟癲在靈隱寺遠瞻堂座下為弟子，被長老點醒了靈性，一時悟徹本來，恐人看破，故假作癲狂，以混人世之耳目。世人那裡得能盡知？自到了淨慈寺做書記，便於癲狂中做出許多事業來。

忽一日，大眾正在大殿上，香花燈燭，與施主看經，濟癲卻吃得醉醺醺，手托著一盤肉，突然走來，竟踢地坐在佛前正中間。見眾僧誦經，他卻雜在眾僧內唱山歌，唱一回，又將肉吃一回。監寺看見，不勝憤怒道：「這是莊嚴佛地，又有施主在此齋供，眾僧在此梵修，你怎敢裝瘋作癲，在此攪擾！還不快快走開！若再遲延，稟過長老，定加責治。」濟癲笑道：「你道我佛莊嚴，難道我濟癲不莊嚴？只怕我這臭皮囊，比土木還莊嚴許多。你道施主在此齋供，難道我這肉不是齋供？只怕我這肉，比施主的齋供還馨香許多。你道眾僧在此誦經，難道我唱的山歌兒不是誦經？只怕我唱的山歌兒，比眾僧誦的經文還利益些。怎麼不逐他們，倒來趕我？」監寺見他不動，只得央了施主，回來稟知長老。長老因命侍者喚了濟癲來，數說道：「今日乃此位施主祈保母病平安的大道場。他一片誠心，你為何不慈悲，使他如願，反打斷眾僧的梵修功果？」濟癲道：「這些和尚只會吃饅頭，討襯錢，曉得甚麼梵修？弟子因憐施主誠心，故來唱一個山歌兒，代他祈保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唱的是甚麼山歌兒？」濟癲道：「我唱的是：你若肯向我吐真心，我包管你舊病兒一時都好了。」

濟癲念完，因對著施主說道：「我這等替你祈保，只怕令堂尊恙此時已好了。你在此無用，不如回去罷。」正說得完，只見施主家裡早趕了家人來報導：「太太的病已好，竟坐起來了。叫快請官人回去哩。」施主聽了，又驚又喜。因問道：「太太數日臥床不起，為何一時就坐得起來？」家人道：「太太說，睡夢中只聞得一陣肉香，不覺精神陡長，就似無病一般。」施主聽了，因看著濟癲道：「這等看來，濟老師竟是活佛了。待某拜謝。」說還未完，濟癲早一路斤鬥，打出方丈，不知去向。

又一日，要尋沈提點，猜疑他在小腳兒王行首家，遂一徑走到王家來。看見他娘子正站在門首，因問道：「沈提點在你家麼？」娘子道：「沈相公是昨夜住在我家的，方才起來去洗浴，尚未回來。你要見他，可到裡面去坐了等他。」濟癲因走了人去。只見房裡靜悄悄，王行首尚睡在樓上，不曾起來。樓門是開的，遂躡著腳兒走了上去。此時王行首正仰睡在暖帳裡，昏沉沉的做夢。濟癲看見，因走到床前，忙在踏板上取起一隻繡鞋兒來，揭開了錦被，輕輕放在他陰戶之上。再看王行首，尚恬恬睡熟。濟癲恐有人來看見，遂折轉身，走下樓來，恰好正撞著沈提點浴回。大家相見了，沈提點道：「來得好，且上樓去吃早飯。」二人遂同上樓來。此時，王行首已驚醒了，見陰戶上放著一隻繡鞋，因看著濟癲笑說道：「好個聖僧，怎嫌疑也不避，這等無禮！」濟癲道：「衝撞雖然衝撞，卻有一段姻緣，非是我僧家無禮。」王行首道：「明明取笑我，有甚姻緣？」濟癲道：「你才夢中曾見甚麼？」王行首道：「我夢中見一班惡少，將我圍住不放。」濟癲道：「後來如何？」王行首道：「我偶將眼一閉，就都不見了。」濟癲道：「卻又來！這豈不是一段因緣？」因取紙筆寫出一個詞兒來道：

蝶戀花枝應已倦，睡來春夢昏昏。衣衫卸下不隨身，嬌癡生柳祟，唐突任花神。
故把繡鞋遮洞口，莫教覺後生嗔。非干和尚假溫存，斷除生死路，絕卻是非門。

又一日，淨慈寺的德輝長老，要修整壽山福海的藏殿，曉得濟癲與朝官往來，故命他化三千貫錢，濟癲道：「不是弟子誇口，若化三千貫，只消三日便完。但須請我一醉。」長老聽了大喜道：「你既有本事三日內化出三千貫錢來，我豈有不請你一醉？」因命監寺去備辦美酒素食，羅列方丈中，請濟癲受用，長老親陪。濟癲見酒，一碗不罷兩碗不休，直吃得大醉，方才提了緣簿去睡。到次早，竟拿了緣簿來見毛太尉道：「敝寺向來原有座壽山福海的藏殿，甚是興旺，不意年深日久，盡皆倒塌，以致荒涼。今長老要發心修造，委我募化，須得三千貫錢，方能成功。你想我一個瘋癲和尚那裡去化？惟太尉與我有些緣法，求太尉一力完成。」便取出緣簿，遞與太尉。

太尉看了道：「我雖是一個朝官，那裡便有三千貫閒錢作佈施？你既來化，我只好隨多寡助你幾貫罷了。」濟癲道：「幾貫濟不得事，太尉若不肯，卻叫我再化何人？」太尉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可消停一兩月，待下官湊集便了。」濟癲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長老限我三日便要，怎講一兩月？」太尉見濟癲逼緊，轉笑將起來道：「你這個和尚，真是個瘋子。三千貫錢，如何一時便有？」濟癲道：「怎的沒有？太尉只收了緣簿，包管就有得來。」因將疏簿撒在當廳案上，急忙抽身便走。太尉見了，因叫人趕上，將疏簿交了還他。濟癲接了，又丟到廳內地下，說道：「又不要你的，怎這等慳吝？」說罷，竟走出府去了。太尉只得將緣簿收下，因吩咐門上人：「今後濟瘋子來，休要放他進府。」

卻說濟癲回到寺中，首座忙迎著，問道：「化得怎麼了？」濟癲道：「已曾化了，後日皆完。」首座道：「今日一文也無，後日那能盡有？」濟癲道：「我自會化，不要你擔憂。」說罷，竟到禪堂裡去了。首座說與長老，長老半信半疑，一時不能決斷。

到了次日，眾僧又來說：「道濟自立了三日限期，今日是第二日了，竟不出寺去化，只坐在灶下捉蟲子，明日如何得有？多分是說謊，騙酒吃了。」長老道：「道濟雖說瘋癲，在正務上還不甚糊塗。事雖近乎說謊，但他怎好騙我？且到明日再看。」

不期到了第二日，毛太尉才入朝隨駕，早有一個內侍，從宮裡出來，尋著毛公道：「娘娘有旨宣你。」毛太尉忙跟到正宮來叩見道：「娘娘宣奴婢，不知有何吩咐？」太后道：「本宮昨夜三更時分，正朦朧睡去，忽夢見一位金身羅漢對我說道，西湖淨慈寺，有一座壽山福海的藏殿，一向莊嚴，近來崩坍了，要化我三千貫錢去修造。我問他討疏簿看，他說疏簿在毛君實家裡。我又問他是何名號，他又說名號已寫在疏簿之後，但看便知。本宮醒來，深以為奇。但不知果有疏簿在汝處麼？」

毛太尉聽了，驚倒在地，暗想道：「原來濟公不是凡人！」因啟奏道：「兩日前，果有個淨慈寺的書記僧，叫做道濟，拿一個疏簿到奴婢家來，要奴婢替他化三千貫錢，又只限三日就要的。奴婢一時拿不出，故回了他去。不期他急了，又弄神通來化娘娘。」太后又問道：「這道濟和尚，平日可有甚麼好處？」太尉道：「平日並不見有甚好處，但只是瘋瘋癲癲的要吃酒。」太后道：「真人不露相，這正是他的妙用，定然是個高僧。他既來化本宮，定有因緣。本宮寶庫中現有脂粉銀三千貫，可舍與他去修造。但此金身羅漢現在眼前，不可當面錯過。你可傳旨，備鸞駕，待本宮親至淨慈寺去行香，認一認這金身羅漢。」毛太尉領了太后的懿旨，一面到寶庫中支出三千貫脂粉錢來，叫人押著；一面點齊嬪妃采女，請娘娘上了鸞駕，自己騎了馬，跟在後面，徑到淨慈寺而來。

此時濟癲正坐在禪房中不出來，首座看他光景不像，因走來問他道：「你化的施主如何了？」濟癲道：「將近來也。」首座不信，冷笑而去。又過了半响，濟癲忙奔出房來，大叫道：「都來接施主鑾！」他便去佛殿上撞起鐘來，播起鼓來，長老聽見，忙叫眾僧去看。眾僧看見沒動靜，只有濟癲自在佛殿上亂叫：「接施主」，因回復長老道：「那裡有甚施主？只有道濟在那裡發瘋。」

正說不完，早有門公飛跑進來，報導：「外面有黃門使來，說太后娘娘要到寺迎香，鑾駕已在了半路了，快去迎接！」眾僧聽見，方才慌了。長老急急披上袈裟，戴上毗盧帽，領著合寺的五百僧人，出到山門外來跪接。不一時，鳳輦到了，迎入大殿。太后

先拈了香，然後坐下。長老領眾僧參畢，太后就開口說道：「本宮昨夜三更時分，夢見一位金身羅漢，要化鈔三千貫修造藏殿，本宮夢中已親口許了，今日不敢昧此善緣，特自送來。住持僧可查明收了，完此藏庫功德。」毛太尉聞旨，忙將三千貫錢抬到面前，交與庫司收明。長老忙同眾僧一齊叩謝佈施。

太后又說道：「本宮此來，雖為功德，實欲認認這位羅漢。」長老忙跪奏道：「貧僧合寺雖有五百眾僧人，卻盡是凡夫披剃的，實不敢妄想稱羅漢，炫惑娘娘。」太后道：「羅漢臨凡安肯露相？你可將五百僧人盡聚集來我看，我自認得。」長老恐叢雜堂上一時難看，因命眾僧抬著香爐，繞殿念佛，便一個一個都從太后面前走過。此時濟癡亦夾在眾僧中，跟著走。剛走到太后面前，太后早已看見，親手指著說道：「我見的羅漢，正是此僧。但夢中紫磨金色，甚是莊嚴，為何今日作此幻相？」濟癡道：「貧僧從來是個瘋癡的窮和尚，並非羅漢。娘娘不要錯認了。」太后道：「你在塵世中混俗和光，自然不肯承認，這也罷了，只是你化本宮施了三千貫錢，卻將何以報我？」濟癡道：「貧僧一個窮和尚，只會打斤鬥，別無甚麼報答娘娘，只願娘娘也學貧僧打一個斤鬥轉轉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即頭向地，腳朝天，一個斤鬥翻轉來。因不穿褲子的，竟將前面的物事都露了出來。眾嬪妃宮女見了，盡掩口而笑。近侍內臣見他無禮，恐太后動怒，要拿人，因趕出佛殿來，欲將他捉住，不料他一路斤鬥，早已不知打到那裡去了。

長老與眾僧看見，膽都嚇破，忙跪下奏道：「此僧素有瘋癡之症，今病發無知，罪該萬死，望娘娘恩赦。」太后道：「此僧何嘗瘋癡，實是羅漢。他這番舉動，皆是祈保我轉女為男之意，盡是禪機，不是無禮。本該請他來拜謝，但他既避去，必不肯來，只得罷了。」說罷，遂上鞦韆宮。

太后去了，長老一塊石頭方才放下，因叫侍者去尋道濟，那裡尋得見。

早有人傳說，他領著一伙小兒，撐著一隻船，到西湖上彩蓮去了。侍者回報長老，長老因對眾僧說：「道濟因要藏殿完成，萬不得已，故顯此神通，感動太后。今太后到寺，口口聲聲羅漢，他恐被人識破，故又作瘋癡，掩人耳目。你們不可將他輕慢。」眾僧聽了長老之言，方才信服。

又一日，濟癡走出到靈隱寺來望印鐵牛，印長老道：「他是個瘋子。」遂閉了門不見。濟癡惱了，隨題詩一首，譏誚他道：

幾百年來靈隱寺，如何卻被鐵牛鬥？
蹄中有漏難耕種，鼻孔撩天不受穿。
道眼豈如驢眼瞎？寺門常似獄門關。
冷泉有水無鷗鷺，空自留名在世間。

印長老看見，不勝大怒，遂寫書與臨安府趙府尹，要他將淨慈寺外兩傍種的松樹盡行伐去，以破他的風水。趙府尹一時聽信，徑帶了許多人來砍伐。德輝長老得知，著忙道：「這些松樹，乃一寺風水所關。若盡砍去，眼見的這寺就要敗了。」濟癡道：「長老休慌。趙府尹原非有心，不過受讒而來。說明道理，自然罷了。」遂走出來迎接趙府尹，道：「淨慈寺書記僧道濟迎接相公。」趙府尹道：「你就是濟癡麼？」濟癡道：「小僧正是。」趙府尹道：「聞你善作詩詞，譏誚罵人，我今來伐你的寺前松樹，你敢作詩譏誚罵我麼？」濟癡道：「木腐然後蠹生。人有可譏可誚，方敢譏誚之；人有可罵，方敢罵之。有如相公，乃堂堂宰官，又是一郡福星，無論百姓受惠，雖草木亦自沾恩，小僧頌德不遑，焉敢譏誚相公。此來伐樹，小僧雖有一詩，亦不過為草木乞其餘生耳。望相公垂覽。」因將詩呈覽。府尹接了一看，上寫道：

亭亭百尺接天高，久與山僧作故交。
只認枝柯千載茂，誰知刀斧一齊拋。
窗前不見龍蛇影，屋畔無聞風雨號。
最苦早間飛去鶴，晚回不見舊時巢。

趙府尹將詩一連看了數遍，低徊吟詠，不忍釋手。因對濟癡說道：「原來你是個有學問的高僧，本府誤聽人言，幾乎造下一重罪孽。」因命伐樹人散去，然後復與濟癡作禮。濟癡便留府尹入寺獻齋。齋罷，方欣然別去。長老見府尹不伐樹而去，因對眾僧道：「今日之事，若非濟癡危矣！」因叫人尋他來謝，早已不知去向。

又一日，要到長橋與王公送喪，走到王家，恰好喪事起身，濟癡因對王婆說道：「你又不曾請得別人，我一發替你指路罷。」因高聲念道：

餽餽兒王公，靈性最從容。播豆播了千百擔，蒸餅蒸了千餘籠。用了多少香油，燒了萬千柴頭。今日盡皆丟去，平日主顧難留。靈棺到此，何處相投？噫！一陣東風吹不去，烏啼花落水空流。

念罷，眾人起材，直抬到方家峪，才歇下，請濟癡下火。濟癡因手提大火把，道：「大眾聽著！王婆與我吃粉湯，要送王公往西方。西方萬八千里，不如權且住餘杭。」

濟癡念罷，眾親戚聽了，暗笑道：「這師父說得好笑。西方路遠，還沒稽查，怎麼便一口許定了住餘杭？」正說之間，忽見一個人走來，報王婆道：「婆婆，恭喜！餘杭令愛，昨夜五更生了一個孩子，托我鄰人來報喜。」原來王婆有個女兒，嫁在餘杭，王婆因他有孕，故不叫他來送喪。今聽見生了孩子，滿心歡喜，因問道：「這孩子生得好麼？」鄰人道：「不但生得好，生下來還有一樁奇處，左肋下，有『餽餽王公』四個朱字。人人疑是公公的後身。」眾親友聽了此信，方才驚駭道：「濟公不是凡人。」急忙要來問他因果，他又早不知那裡去了。

又一日，淨慈寺被回祿，復請了松少林來做長老。長老見重修募緣沒榜文，因對濟癡說道：「只得要借重大筆一揮了。」濟癡道：「長老有命，焉敢推辭？但只是酒不醉，文思不佳。還求長老叫監寺多買一壺來吃了，方才有興。」長老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便叫人去買酒來與他吃。濟癡吃得快活，便提起筆來，直寫道：

伏以大千世界，不聞盡變於滄桑；無量佛田，到底尚存於天地。雖祝融不道，肆一時之惡；風伯無知，助三昧之威；掃法相還太虛，毀金碧成焦土；遂令東方凡夫，不知西來微妙。斷絕皈依路，豈獨滅湖上之□方；不開方便門，實實缺域中之一教。即人人有佛，不礙真修；而俗眼無珠，必須見像。是以重思積累，造寶塔於九重；再想修為，塑金身於丈六。況遺基尚在，非比創業之難；大眾猶存，不費招尋之力。倘邀天之幸，自不日而成；然工興土木，非布地金錢不可。力在佈施，必如天檀越方成。故今下求眾姓，蓋思感動人心；上叩九閻，直欲叫通天耳。希一人發心，冀萬民效力。財眾如恒河之沙，功成如**之轉，則鐘鼓復設於虛空，香火重光于先帝。自此億萬千年，莊嚴不朽如金剛；天人神鬼，功德證明於鐵塔。謹榜。

長老看見榜文做得微妙，不勝之喜；隨即叫人寫了，掛於山門之上。過往之人看見，無不贊美，哄動了合城的富貴人家，盡皆隨緣樂助，也有銀錢的，也有米布的，日日有人送來。長老歡喜，因對濟癡說：「人情如此，大約寺工可興矣。」濟癡道：「這些小佈施，只好熱鬧山門，幹得甚事？過兩日，少不得有上千上萬的大施主來，方好動工。」長老聽了，似信不信，只說道：「願得如此便好。」

又過不得三兩日，忽見濟癡忙走入方丈，對長老道：「可叫人用上好的錦箋紙，快將山門前的榜文端端楷楷寫出一道來。」長老道：「此榜掛在山門前，人人皆見，又抄他何用？」濟癡笑道：「只怕還有不出門之人要看。快叫人去寫，遲了恐寫不及。」長老見濟癡說話有因，只得叫人將錦箋抄下。恰好抄完，只見管山門的來報導：「李太尉騎著馬，說是皇爺差他來看榜文的，要請長老出去說話。」長老聽了，慌忙走出山門迎接。李太尉看見長老，方跳下馬來，說道：「當今皇爺，昨夜三更時分，夢見駕幸西湖之上，親見諸佛菩薩，俱露處於淨慈寺中；又看見山門前這道榜文，字字放光；又看見榜文內有『上叩九閻』之句，醒來時記憶不清，故特差下官來看。不期山門前果有此榜文，榜文內果有此『叩閻』之句，大是奇事。但下官空手，不便回旨，長老可速將榜文另錄一道，以便歸呈御覽。」此時長老因有錦箋抄下的，一時膽壯，隨即雙手獻上道：「貧僧已錄成在此，伺候久矣。」太尉接

了，展開一看，見箋紙精工，字跡端楷，不勝大喜道：「原來老師有前知之妙，下官奏知皇爺，定有好音。」說罷，即上馬而去。到了次日，李太尉早帶領許多人，押著三萬貫錢到寺來說：「皇爺看見榜文，與夢中相似，甚稱我佛有靈。又見榜文有『叫通天耳』之句，□分歡喜，故慨然佈施三萬貫，完成勝事。你們可點明收了，我好回旨。」

長老大喜，因率合寺僧人，謝了聖恩，李太尉方去復旨。長老正要尋濟癡來謝他，濟癡早又不知那裡去了。長老見錢糧充足，因急急開工，諸事俱容易打點，只恨臨安山中，買不出為梁、為棟、為柱的大木來，甚是焦心，因與濟公商量道：「匠人說要此大木，除非四川方有；但四川去此甚遠，莫說無人去買，就是買了也難載來。卻如何區處？」濟癡道：「既有此做事，天也叫通了。四川雖遠，不過只在地下。殿上若畢竟要用，苦我不著，去化些來就是了。但路遠，須要吃個大醉才好。」長老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你莫非取笑麼？」濟癡道：「別人面前好取笑，長老面前怎敢取笑？」長老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果是真的。」因吩咐侍者去買上好的酒肴來，盡著濟公受用。

濟癡見酒美肴精，又是長老請他，心下□分快活，一碗不罷，兩碗不休，一霎時就有二三□碗，直吃得眼都瞪了，身子都軟了，竟如泥一般煙將下來。長老與他說話，也都昏昏不醒，因吩咐侍者道：「今日濟公醉得人事不知，料走不去，你們可攙扶他去睡罷。」侍者領命，一個也攙不起，兩個也扶不動，沒奈何只得四個人連椅子抬到後面禪床上，方放他睡下。這一睡，直睡了一日一夜，也不見起來。眾僧疑他醉死了，摸一摸，卻又渾身溫軟，鼻息調和；及要叫他起來，卻又叫他不醒。監寺因來埋怨長老道：「四川路遠，大木難來，濟癡一人如何得能走去化來？他滿口應承者，不過是要騙酒吃。今長老信他胡言，買酒請他吃醉，今醉得不死不活，睡了一日一夜，還不起來。等他到四川去化了大木回來，只好好事罷了。」長老道：「濟公應承了，必有個主意，他怎好騙我？今睡不起，想是多吃幾杯，且等他醒來，再作道理。」監寺見長老迴護，不敢再言。

又過了一日，濟癡只是酣酣熟睡，又不起來，監寺著急，因同了首座，又來見長老，道：「濟癡一連睡了兩日兩夜，叫又叫不醒，扶又扶不起，莫非醉傷了臟腑？可要請醫生來與他藥吃？」長老道：「不消得。你不須著急，他自會起來。」監寺與首座被長老拂了幾句，因對眾僧說道：「長老明明被濟癡騙了，卻不認錯，只叫等他醒起來。就是醒起來，終不然能到四川去！好笑，好笑。」

不期濟公睡到第三日，忽然一咕嚕子爬了起來，大叫道：「大木來了。快吩咐匠人搭起鷹架來扯。」眾僧聽見，都笑的笑，說的說：「騙酒吃的，醉了三日，尚然不醒，還說夢話哩。大木在那裡？就有大木，不過是扛是拽，怎麼叫人搭鷹架去扯？胡說，胡說！」濟癡叫了半晌，見沒人理他，只得走到方丈來見長老，說道：「寺裡這些和尚甚是懶惰。弟子費了許多心機力氣，化得大木來，只叫他們吩咐匠人搭鷹架去扯，卻全然不理。」長老聽了，也有些兀突，因問道：「你這大木是那裡的？」濟癡道：「是四川山中化的。」長老道：「既化了，卻從那裡來？」濟公道：「弟子想：大木路遠，若從江湖來，恐怕費力費時，故就便往海上來了。」長老道：「若從海上來，必由鯨子門錢塘江上岸。你怎叫搭鷹架扯木？」濟公道：「許多大木，若從錢塘江盤來，須費多少人工？弟子因見大殿前的醒心井，與海相通，故將眾本都運在井底下來了。只要搭架子去扯。」

長老聽見濟公說得有源有委，來歷分明，不得不信。因吩咐監寺快去搭鷹架。監寺因回稟長老道：「老師父不要信他亂講。他吃醉睡了三日，又不曾半步出門。若說四川去化，好近路兒，怎生就化得大木來？就是有神通，化了從海裡來，怎能夠得到井底下？就是井底下通海，止不過泉眼相通，怎能容得許多大木？今要搭鷹架，未免徒費人工。」濟公在旁聽了，笑道：「你一個蠢和尚，怎得知佛家的妙用？豈不聞『一粒米要藏大千世界』，何況偌大一井，怎容不得幾根木頭？」長老因叱監寺道：「叫你去搭鷹架，怎有許多閒說？」

監寺見長老發性，方不敢再言。只得退出，叫匠人在醒心井上，搭起一座大架子來，四面俱用轉輪，以收繩索，索上俱掛著鉤子，準備扯木。眾匠人搭完了，走到井上一看，只見滿滿的一井水，卻怎能有個木頭？因都大笑起來，道：「濟癡說癡話是慣的，也罷了，怎麼長老也癡起來？」監寺正要捉長老的白字，因來稟道：「鷹架俱已搭完，井中只有清水，不見有別物，不知要扯些甚麼？」長老因問濟公道：「不知大木幾時方到？」濟公道：「也只三五日裡。長老若是要緊，須再買一壺來請我？包管明日就到。」長老道：「要酒吃何難？」因吩咐侍者，又買了兩瓶來請他受用。濟公也不問長問短，吃得稀泥爛醉，又去睡了。長老有些識見，也還耐著；眾僧看見，便三個一攢，五個一簇，說個不了，笑個不休。

不期到了次日，天才微明，濟公早爬起來，滿寺大叫道：「大木來了，大木來了！快叫工匠來扯！」眾人聽了，只以為濟癡又發瘋了，俱不理他。濟公自走入方丈，報知長老道：「大木已到井了，請老師父去拜受。」長老聽了大喜，忙著了袈裟，親走到草殿上佛前禮拜了，然後喚監寺糾集眾工匠，到井邊來扯木。監寺與眾工匠也只付之一笑，但是長老吩咐，不敢不來。及到了井邊一看，那裡有個木頭影兒？監寺要取笑長老，也不說有無，但只請長老自看。

長老不知他是取笑，因走到井邊，低頭一看，只見井水中間果露出一二尺長的一段木頭在水外。長老看見，滿心歡喜，又討甄條，對著井拜了四拜，拜完，因看著濟癡說道：「濟公，真真難為你了。」濟公道：「佛家公事，怎說難為？只可恨這班賊禿，看著木頭，叫他糾人工扯扯，尚不肯動手。」長老因對監寺道：「大木已到，為何還不動手？」監寺忙走到井邊，再一看時，忽見一段木頭高出水面，方吃了一驚，暗想道：「濟公的神通真不可思議矣。」忙叫工匠繫下去，將繩上的鉤子鉤在木上，然後命人夫在轉輪上轉將上來。扯起來的木頭都有五六尺為圓，七八丈長短。扯了一株，又是一株冒出頭來。長老因問濟公道：「這大木有多少株數？」濟癡道：「長老不要問，只叫匠人來算一算。若不夠用、只管取，只管有；若是夠用，就罷了。也不可浪費。」長老點頭道：「是」。因叫匠人估計，那幾顆為梁，那幾顆為柱。扯到六七□顆上，匠人道：「已夠用了。」只說得一聲「夠了」，井中便再沒得冒起來了。合寺皆驚以為神，而濟公又不知那裡去了。

自此之後，寺中諸事俱有次第，獨兩廊的影壁未畫。臨安的顯宦俱已有過佈施，不可再去求他，獨有新任的王安撫未曾佈施，濟公就打帳去化他。長老聽說，忙皺著眉，搖著頭說道：「這個官，萬萬不可去纏他。若去纏他，不但不肯佈施，只怕還要惹出禍來。」濟公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長老道：「我聞得此官原是個窮秀才，未得第時，常到寺院投齋，受了僧人戲侮，所以大恨和尚。曾怒題寺壁道：『遇客頭如鰲，逢齋項似鵝。』這等懷嗔，化他何益？」濟公道：「他偏懷嗔，我偏去化他。」遂帶著酒意，瘋瘋癡癡，一徑走到安撫前，探頭探腦的張望。

適值王安撫坐在堂上看見了，因叫人拿了進去，拍案大罵道：「你這大膽禿廝，怎敢立在我府門外張望？」濟癡道：「相公府門外人人可立，為何小僧立一立，便是大膽？」安撫道：「他人偶立立，便走去了。你這禿廝，立而不去，又且探頭縮腦的張望，豈非大膽？」濟癡道：「小僧立而不去，是心要求見相公，因無人肯通，不得其門，故不得已而張望。」安撫道：「你且說，要我為著甚事？」濟癡道：「聞知相公惱和尚，小僧以為和尚乃佛門弟子，只為梵修祝贊，暗為人增福壽，故賴人衣食，而不能衣食於人，無可惱處，故特來分辯。」安撫聽了，默然良久，道：「我惱與不惱，你如何得知？且有甚分辯？」濟癡道：「小僧也無甚分辯，只有一段姻緣，說與相公，求相公自省。」安撫道：「你且說來。說得好，免你責罰；說得不好，加倍用刑。」

濟癡因說道：「昔日蘇東坡學士與秦少游、黃魯直、佛印禪師四人共飲。東坡因行一令：前要一件落地無聲之物，中要兩個古人，後要結詩二句。要說得有情有理，而又貫串，不能者罰。」旁邊看的人都替濟公擔憂，濟公卻不慌不忙道：「相公聽著：

蘇東坡說起道：筆花落地無聲，抬頭見管仲。管仲問鮑叔，如何不種竹？

鮑叔曰：只須三兩竿，清風自然足。

秦少游說道：雪花落地無聲，抬頭見白起。白起問廉頗，如何不養鵝？

廉頗曰：白毛鋪綠水，紅掌撥清波。

黃魯直說道：虻屠落地無聲，抬頭見孔子。孔子問顏回，如何不種梅？

顏回曰：前村深雪裡，昨夜一枝開。

佛印禪師後道：天花落地無聲，抬頭見寶光。寶光問維摩，僧行近如何？

維摩曰：遇客頭如繫，逢齋項似鵝。」

王安撫聽了，打動當年心事，忍不住大笑起來道：「語參禪妙，大有可思。且問你是那寺僧人？叫甚名字？」濟公道：「小僧乃淨慈寺書記僧，法名道濟。」王安撫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原來就是做榜文，『叫通天耳』的濟書記，果是名下無虛。快請起來相見！」重新見禮過，遂邀入後堂，命人整酒相留，安撫親陪。

二人吃到投機處，濟公方說起兩廊畫壁之事，要求相公慨然樂助，安撫道：「下官到任未久，恐不能多。既是濟師來募，因取出俸鈔三千貫，叫人押送到淨慈寺去。」濟公方謝別安撫，一同回寺。長老看見，只驚喜得吐舌道：「這位宰官化得他來，真要算他手段！」

又一日，吃得爛醉，走到清和坊街上，早一交跌倒。他也不扒起來，竟閉著眼要睡。正值馮太尉的轎過，前導的虞候看見，吃喝叫他起來。濟公道：「你自走你的路，我自睡我的覺，你管我怎麼？」太尉轎到面前，聽見了，因喝罵道：「你一個和尚，吃得爛醉，說我管你不得，我偏要管你一番，看是何如？」因吩咐四五個虞候將濟顛扛到府中，當廳放下。

太尉復問道：「你這和尚，既入空門，須持五戒，卻顛狂貪酒，怎說無罪？」因叫當該取紙筆與他，問他是何處僧人，有何道行，可從實供來。濟顛道：「要我供，便供何妨？」因接了紙筆，竟供道：

南屏山淨慈寺書記僧道濟，幼生宦室，長習儒風。自威音王以前，神通三昧；至傳燈佛下世，語具辯才。宿慧暗通三藏法，今修背記□車經。廣長舌，善譯五天竺書；圓通耳，能省六國梵語。清涼山一萬二千人，猶記同過滑石橋；天竺寺五百餘尊者，也曾齊登鷲峰嶺。理參無上，誰不豎降旗？妙用不窮，自矜操勝著。雲居羅漢，惟有點頭；秦州石佛，自難誇口。剃光頭，賣蘿蔔，也吃得飯；洗淨手，打口鼓，也覓得錢。倔強賽過德州人，蹣蹣壓倒天下漢。有時娼妓家說些因果，瘋狂不是瘋狂；有時尼姑寺講些禪機，顛倒卻非顛倒。本來清淨，笑他龍女散花多；妙在無言，笑殺文殊獅子吼。唱山詞，聲聲般若；飲美酒，碗碗曹溪。坐不過，禪床上醉翻斤鬥，戒難持，鉢盂內供養屠兒。袈裟當於盧婦，盡知好酒顛僧；禪杖打倒龐婆，共道風流和尚。□六廳宰官，莫不盡我酒後往還；三天竺山水，從來聽予閒中坐臥。醉昏昏偏有清頭，忙碌碌卻無拘束。雖則欲加罪，和尚易欺；只怕不犯法，官威難逞。請看佛面，稍動慈悲，拿出人心，從寬發落。今蒙取供，所供是實。

供完，當該取了呈上。馮太尉見其揮灑如疾風猛雨，已自驚羨，再見名字是道濟，因訝說道：「原來你就是淨慈寺的濟書記！同僚中多說你是個有意思的高僧，為何這等倒街臥巷，不惜名檢？今日經此一番，不便加禮，且放他去了罷。」濟公聽見放了他，他倒轉大笑起來道：「我和尚吃醉，衝撞了太尉，蒙太尉高情放了，只怕太尉查不見外國進貢的這盒子玉髓香來，朝廷倒不肯放你哩！」太尉聽見濟顛說出「玉髓香」三字竟驚呆了。

原來朝廷果有一盒玉髓香，三年前八月□五日，曾取出來燒過，就吩咐馮太尉收好，馮太尉奉旨收在寶藏庫第七口廚內。不期去年八月□五日，聖上玉體不安，皇太后取出來燒了祈保，就隨便放在內庫第三口廚裡。皇上不知原由，叫馮太尉去取。馮太尉走去取時，已不見了，心上著忙，不敢復旨，故自出來求籤問卜。今見濟顛說出他的心事，怎不著驚？因問道：「這玉髓香，你莫不知道些消息在那裡麼？」濟顛因又笑道：「貧僧方才供的，實響卜也吃得飯，這些小事怎麼不知？」

太尉聽見他說知道，滿心歡喜，忙叫人將他扶起，自起身與他分賓主坐下，復問道：「濟師既知，萬望指教。」濟公道：「說是自然要說，但貧僧一肚皮酒，都被太尉盤醒了，清醒白醒，恐說來不准。敢求太尉佈施一壺，還了貧僧的本來面目，貧僧便好細說。」馮太尉沒奈何，只得叫人取酒請他。濟公直吃得爛醉如泥，方才說道：「這香是皇太后娘娘舊年中秋夜，取出來焚燒。祈保聖安，因夜深了，就順便放在內庫第三口廚內。你為何問也不去問聲，卻瞎哄哄亂尋？」馮太尉聽了，又驚又喜，卻不能全信，因吩咐掌家款住他，自卻飛馬入朝去查問。去不多時，早歡歡喜喜飛馬回來，向濟公稱謝道：「濟師竟是未卜先知的一尊活佛了！這玉髓香果在內庫第三口廚裡，連皇太后娘娘也忘記了。」說罷，濟公辭出回寺。

自此之後，以遊戲而顯靈救世之功，也稱述不盡。只到了六□外，忽爾厭世，遂作病容。松少林長老因看他道：「濟公，你平日最健，為何今日一旦如此？」濟顛笑笑，也不回說些甚麼，但信口作頌道：

健，健，健，何足羨！止不過要在人前扯門面。吾聞水要流乾，土要崩陷，豈有血肉之軀，支撐六□年而不變？稜稜的瘦骨幾根，繫繫的精皮一片，既不能坐高堂，享美祿，使他安閒；何苦忍饑寒，奔道路，將他作賤？況真不真，假不假，世法難看；且酸的酸，鹽的鹽，人情已厭。夢醒了，雖一刻，卻也難留；看破了，從百年，大都有限。倒不如瞞著人，悄悄去靜裡自尋歡；索強似活現世，哄哄的動中討埋怨。靈光既欲隨陰陽，在天地間虛行；則精神自不肯隨塵凡，為皮囊作棺。急思歸去，非大限之相催；欲返本來，實自家之情願。從此緊閉門，坐破蒲團；閒行腳，將山川踏遍。

長老聽了，歎羨道：「濟公來去如此分明，禪門又添一重公案矣。」故濟公坐化後，留此醉跡，為西湖南屏生色。